

寒風，寒風，刺骨的寒風。

寒風

寒風

寒風

寒風，寒風，刺骨的寒風。

佛曆二五三一年九月初版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40

(全一百冊)

定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弗諾·迅魯伯

本書譯者：郭和卿

編：藍吉富

主發行者：朱蔣元
出版社

郵電社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話：(02)94266744 · 2477372
撥：00-1762513號朱蔣元帳戶

版權請勿翻印

行政院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40

郭 廉諾·迅魯伯
和 卿 譯著

青

史

(三)

華宇出版社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白聖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一

近三十餘年來，台灣佛教之發展，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其中，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

台灣光復之初，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即或單行本佛書，亦為數甚少。然時至今日，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藏經之流通於世者，乃有六、七部之多。與三十年前相較，真有天淵之別。

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

其一，為大正藏、巴續藏之再版。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此事居功甚偉。所惜者，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吾人不過翻版而已。

第二件大事，則為張曼壽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之出版。該書為國人自編，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內容匯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頗便初學。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爲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爲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爲艱難。謂之爲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丁巳仲夏
朱居士

印順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二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為主，但內容是偏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為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
序

星雲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三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教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歐、美、日本佛學

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爲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日生
石

淨心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四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佛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

教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為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為「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為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演培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五

自釋尊入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為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遠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曆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定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

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爲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裨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薦。

潘一鳴

永惺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六

兩千多年來，佛教在亞洲各國的弘傳，大體發展成下列六大系統。此即印度佛教、南傳佛教、中亞佛教、中國佛教、西藏佛教、與日韓佛教。這六大系統之中，除了印度與中亞兩大系統已告衰竭之外，其餘各系統都仍然是該地區人民的重要宗教信仰。佛教對世界影響之大、佛法瀰漫人間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我國舊日的佛教研究，一向局限於傳統中國佛教內涵的探索，對於其他各系的教義發展及傳播，較少專著出現。因此，一般人除了知道一些印度佛教的皮毛之外，對中亞、西藏、南傳、及日韓各系、往往毫無所知。在國際關係至為頻繁的今日，這不能不說是一項缺憾。

近數年來，對這一問題開始措意的學界人士、漸不乏人、而作大規模介紹的，當以華宇出版社這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為最矚目。這部譯叢不祇介紹世留各系的佛教，而且也逐譯甚多二十世紀的嶄新佛教研究成果。因此，這不祇可以擴大國人的佛教研究視野，而且也可為國內的佛學研究，作一次紮根工作。這種氣魄與

願力，實在值得讚嘆。

余弘化香江多年，對佛教文化與教育的關懷，一直未敢稍懈，因此，看到華宇出版社推出這部皇皇巨著，乃頗有「深得我心」的感覺。一九八六年歲末，華宇出版社朱蔣元居士與佛教學者藍吉富教授來香港造訪，為「譯叢」索序於余，故略贅數語，以為之序。

釋水惺

聖印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七

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由於人類知識的爆發性進展，使佛教的研究與信仰方式，也產生極大的變化。不論研究者或信仰者，對於佛教的認識與研索態度，都愈來愈深入，愈來愈不盲從。

在這種情勢下，現代的弘法人員，如果只沿襲舊有的方式、一成不變地從事弘法工作的話，恐怕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更難以使那些喜好深入理解佛法的現代知識份子感到滿足。職是之故，吸收融匯國際學術界的佛教研究成果，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並以之為弘法素材，這應是目下佛教弘法人員的當務之急。

華宇出版社朱蔣元居士有鑒於此，乃聘請佛教文獻學者藍吉富居士及青年學者多人，成立「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費時歷四年，耗資數千萬，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國際佛學名著達百冊之數。像這樣龐大的文化事業，設非發大心、弘大法者，何能如此！

衲忝為弘法工作者之一員，數十年來奔走海內外，深知佛教弘法事業之甘苦，

更深知佛教文化事業之不易爲。因此，對朱居士之大氣魄、大發心，深感讚嘆。朱居士徵序於予，隨喜之餘，爰贅數語如此。

聖印

/

編者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八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為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闊；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想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給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為佛法、為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目 次

第九輯 廓乍巴和里姑瑪的史略 ······	一
第十輯 時輪傳承及其教授如何而來的情況 ······	二九
第十一輯 大手印法門譚 ······	一〇五
第十二輯 息結派初、中、後三期傳承情況 ······	一三一
第十三輯 能斷魔境行者及喀惹巴的概況 ······	一三五
第十四輯 大悲觀音法門及金剛鬘等法類 ······	一五九
第十五輯 往昔僧衆來源及問答等類 ······	二一三

第九輯 廉乍巴和里姑瑪的史略

普遍傳稱的廓乍巴·索朗絳稱（福幢）：此師係壬寅年（南宋孝宗淳熙九年公元一一八二年）生人，與薩迦班底達（名袞嘎絳稱）同年。誕生在定日地方，父名卓窩嘉雍，母名東謙杰瑪。書法和讀誦不勞用功而自知。在色彌巴座前受優婆塞（即居士）戒；又在班欽釋迦希座前聽受『修心法』；在絳區喇嘛多杰伯哇（金剛吉祥）座前聽受『十種持明』和『大圓滿直觀教導』等許多教法；又在甲普覺色座前聽受『大圓滿』教法。在江仁和公謨山中閉關精修而生起大手印證悟。又在班欽惹達納惹肯達座前聽受『勝樂灌頂』。此後他在那奇等處安住。繼後請求法王闍作親教師；治雅杜真作阿闍黎；諾阿闍黎作屏教師而一次全受出家戒和比丘戒，時年二十九歲，命名索朗絳稱（福幢）。此後他到底斯住修，獲得如所有和盡所有真實智慧；特別是親見金剛身的實質。無能勝龍王供獻他以泉水成就，因此後來他修建桑堆區廓乍寺時，在無水的旱地上掘出水井來。而普遍都以廓乍寺名稱。

他爲廓乍巴。此師座前一切修行者和最上善巧智士都前來親近，對教法來說，他無不通曉。他曾從尼泊爾迎請毗布底真扎來定日，在這位班底達座前聽受由夏哇日自在大師所傳來『瑜伽六支教授』，班底達也在廓乍巴座前求傳教法。此師不斷地作出廣大的利益衆生事業後，於辛酉年享壽八十歲而逝世。這位大德仍屬於嘎舉派的範圍內，而我（著者口吻）有所未知，以此另行編撰於此。

廓乍巴的大弟子有：伯漾貢哇、伯漾之兄仁波伽絳稱巴、仁波伽拉巴、仁波伽嘉補、仁波伽壩卓巴、仁波伽却頂巴、正敦俠生、仁波伽嘎敦巴、仁波伽章索哇、仁波伽敦珠巴、垛敦袞生等許多大弟子；以及覺窩拉、青·朗喀扎（虛空稱）、堪欽德汝巴、庫隆巴、諾信巴、扎絳巴、蛾闔巴、普日哇·敦諾伽、朗日哇等許多住持佛教的主宰；又有甲哇譯師、措普譯師、洽譯師、譯師朗喀伯（虛空吉祥）、惹譯師、梁巴譯師等許多譯師；又有格西章巴、格西尼瑪、絳央色瑪、江若迅仁、阿日扎絳、尼瑪扎納、章巴往波、克準絳秋等許多善巧的弟子；又有色巴、洛扎隆巴、嘎絳巴、勒絳巴、柳阿巴、絳稱扎（幢稱）、色瑪哇、普姑惹巴、桑甲哇、梁察巴、拉杰覺巴、波若巴、交白哇、丈敦普瑪哇、公敦巴、索樹巴、喇嘛壩日哇昆仲、生格仲巴、絳辛昂、絨妥巴、柳敦細波、香細、歐却協、乍

日哇、梁若哇、裕甲哇、曲彌巴、雅卓嘎波、色細、康季窩波、乍郎巴、烘妥金、達生等許多寺主和上師格西；又有澎裕垛諾巴、薩隆巴、妥乍巴、堆隆巴、雅隆巴等許多前藏的格西。此外還有格西瑪、成就者瑪貢正、喇嘛、細波等人。總的說來，新舊教主、宰官顯宦，貴族僧侶，以及霍爾的大人物和官吏、莊園主等都前來座前親近。其中還有甲居巴又名波若垛德貢（經部怙主）：係乙卯年生人，享壽六十三歲於己年逝世。以上係廓乍巴等的階段。

次說具德那若巴傳授與瑪爾巴的六法傳承次第：茲當說從那若巴的妃子里姑瑪所傳出六法次第；並由此而獲成熟和解脫的次第。接受此法傳者爲大成就者穹波倫覺；此師於寅年誕生在業謨惹芒地方，穹波是其族姓，父名達杰（寅生），母名扎喜吉（吉祥樂）。剛一誕生，即有印度大成就者阿謨嘎前來善爲嬰孩授記（示預言）。年屆十歲時即通曉讀誦和印藏文字；並善巧『時輪法類』。年屆十三歲時在阿闍黎雍珠嘉哇座前精研苯波（註一）教法後，對他人講說時，能舉出七百部書冊。此後在喇嘛郡勒生格座前聽受『大圓滿心部法類』後，爲他講說。因此在那裡也約有弟子七百人。此後他在堆隆學瑪惹座前聽受所有里汝巴的教法。繼後他攜帶許多黃金去到尼泊爾在班底達蘇瑪底座前學習翻譯；並求得

枳約的灌頂和續部修法約五十種。由阿都那班遮作助伴與多杰敦巴相見，而受沙彌戒（註二）並聽受許多教法。繼在希壩乍薩連納、毗若遮納、喀什彌爾貢巴哇、麥哲哇的弟子信根多杰（田金剛）、彌梁多杰（無等金剛）、仁清多杰（寶金剛）等三金剛，及德毗闍枳枳更梗希、婆羅門惹達納拔等座前聽受許多密宗教法。他來到西藏時發生兩次匪警，他都將匪戰敗。又尋找了在鄉中失去的姨姆，姨姆有三子，有一白色天女爲他授記（預言）說：「此三子對你著名的喇嘛香巴將每年供獻青稞一千克（每克約重二十八市斤）；並且作你的根本施主」等語。他在那裡，過去的弟子們對他也供獻了不少的財物受用；而且適逢故朗金礦掘出黃金，以此獲得黃金千餘兩。再次去尼泊爾在滂所巴座前求得『勝樂本續』和『四座』後，而去印度，在多杰敦巴座前供獻黃金百兩；又在那爛陀寺那若巴的弟子達欽波、蘇瑪底甘底、惹瑪巴那、納德嘎惹、杠嘎達的至尊母仁清拉謨、古古日巴的弟子大成就者尼瑪領波（日藏）等座前聽受許多教法。又和彌枳哇相見而求得許多密續的傳授；並供黃金七兩而請求道：「由於西藏受用財富薄弱，我請求傳授一增長財富法」。當即傳授他以『六臂如意怙主法』（稱白色六臂財神）。此後他攜帶黃金五百兩而問他人道：「有誰真實值遇過金剛持（指那若巴）？」答：「有那若巴的妃子里姑瑪。可是她住在清淨

聖地，身已成爲虹身，以此不是誰都能見的。她是索薩嶺的屍林處空行母會衆的主宰，如有純潔的心是可以見到她的」等語。於是到了索薩嶺，一心祈誦「囊謨布達雅」（敬禮佛世尊）。以此得見七多羅樹天空中有一空行母身紫黑色，以骨飾而爲莊嚴，手持喀章嘎（密修士用的一種杖）和顛蓋，示現一尊或多尊身相；而且在進行舞蹈。他知這決定是里姑瑪，遂頂禮而繞行；而且請求傳授清淨教授。里姑瑪說：「我是食肉扎根空行母」。他再頂禮照前請求。里姑瑪說道：「你請傳密咒教授必須供黃金」。因此他供上黃金五百兩。里姑瑪接受後將他引入林中。他想真是食肉空行母麼？正懷疑時，眼看空中有許多空行母聚集而化現出曼荼羅，也就在那裡給他傳授了幻身夢修灌頂法。空行母將他帶到三由旬（一由旬約二十六市里）外金山口而安置下來，在這裡傳授他以夢中由金剛明妃所說六法一遍；直傳三遍；金剛句體；幻化道次第等。此外還對他講說了很多續部和修法。里姑瑪授記說：「能知此六法教授等的，只有我和那哇巴二人，傳七代後當作單傳（即每次只傳一人）。此諸人我當作加持」等語。此後他在壩比倫覺座前求得『勝樂五尊法』、『紅白空行法類』、『五次第一座修法』、『瑜伽六支』等許多教法。又在若比多杰（遊戲金剛）、阿雅得哇、扎根蘇瑪底等師座前也聽受了許多教法。諸師對他授記說：「具德毗汝巴

的弟子卽空行母蘇喀舍底，你將和她相見，供上黃金後得傳灌頂。對於你的傳承諸人，我們將現身而作加持」等語；並傳授他各種教授。此外他又在空行母杠嘎達惹和袞都桑謨（普賢母）座前供黃金而求得教授。又在班底達鄧尾多杰（樂金剛）座前求得『闍曼德迦法類』；在若比多杰（遊戲金剛）座前求得『吉祥天母法類』等。此外他又在喇嘛阿達雅班遮等師座前聽受了許多教授後而返西藏。開採許多金礦，到業謨時獲得許多黃金。他再次去印度在金剛座（註三）供黃金八十兩。以此上師和人衆都嘆爲稀有。在那時他又在里姑瑪、蘇喀舍底、多杰敦巴、金剛三昆仲，以及麥哲哇雖不在世，有其妃杠嘎達惹等共有上師一百五十位座前都供獻黃金以爲禮，而獲得傳授他許多教授。後來他來到阿里時和底嘎惹（卽阿底俠）相見，得尊者傳授他以『密集』等許多教法。有些梵本遭到損耗也由他的梵本而得修復；而且由仁清桑波（寶賢）（註四）和達瑪洛卓（法智）譯出藏文。他繼在朗日塘巴座前受比丘戒（註五）；又在澎裕覺波建羌嘎寺。在那裡有黑山康色的瑜伽士惹呼那姑巴達班遮來到後，給他傳授了五續部灌頂和貢波護法等許多教法。後來他在乙未年去到杰區的察隆；在丙申年去帕日俠扎；在辛丑年去卓謨的堆格；又由於覺波來迎請他而到了香區。在三年中他共修建熊熊等寺廟一百零八所。由於他多次說法，以此諸僧衆對講

說雖具廣博，而對修行則是鬆弛。因此這些人的看法是：有時見他示現許多天母之身像；有時又見示現爲許多可怕的閻鬱德迦之像，最後都進入修行者身中。其它僧衆由嫉妒之心而引來兵馬時，他用幻變出來的兵馬擊退敵軍。因此都對他生敬而成爲他的弟子。對於塘拉和肖區的壩惹納波等能作災厄的諸鬼神，他晝間運用雷擊；晚上以三摩地（定）力鎮伏彼等，都獻出命根咒而立誓守護正法。那時他也示現各種神變和佛尊身像等。最後他對僧衆說：「今天是我最後一次說法。」說後逝世。遺體未淨治而奉安於金銀棺中，同熊熊金剛座寺共存。然而康區諸僧衆不聽這樣的安置，而迎走時現起五續部的佛會等許多聖衆都一時到來。先後統計前來聚集的僧伽約八萬人。

此師的主要弟子有：麥廓敦巴、約波甲謨伽、杜敦仁旺、那堆·袞却喀、謨覺巴、香貢却生（法獅子）等人。據說穹波倫覺享壽一百五十歲。這好比邊巴桑杰（註六）來到定日時，杰赤巴問他說：「你能活到多少歲？」他答說：「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歲」。對於大成就者們的具有密意的話，不應視爲虛妄。根據後來從這裡傳承出許多大成就者的原因，當視爲全是成就的士夫。正喻如見煙而知有火那樣啊！

第四代傳承謨覺巴·仁清準珠（寶精進），如此語錄中說：「我生在拉普邦扎熱協鄉

，父名協更麥穹，母名播謨白瑪準。年屆十七歲時在熊熊寺進入佛法之門（即出家爲僧）。」喇嘛香巴傳授他以『喜金剛灌頂』；並且對他說：「小僧人你在少年時代當多聞法。過早專修易受魔祟。我給你書本的順緣吧」。他在法王的莊園處聽一位名叫仲敦的講說，說了許多使人失望的話，而且對他說：「小僧人你應該修啊！」此後在師前求傳教授時，師仍舊如前語答覆他。他在上師的弟子那青巴座前聽了一些教授而修，也未生起多大的修悟。再到上師座前去時，上師傳以『貢波護法法類』及『忿怒母教授』。他適逢約波·甲謨伽送禮來到，上師給他以黃金六錢、綾六疋和『莊嚴經論』一部而說道：「你去追隨於甲謨伽之後吧」。那時他年屆二十一歲也就隨甲謨伽之後來到堆隆。甲謨伽對他說：「你到吉雪來吧。」他遂前往，在途中聽得善知識攜帶有許多經卷，他心灰意懶而捶胸失望，於是到了康巴阿生大師的弟子處，他是一位多聞而獲得通達，具有教授的大德。他住在朗枳喀的座前，適逢在傳灌頂，他請求說：「請慈悲也傳我灌頂」。師問說：「你是誰的弟子？」答：「是香巴的弟子」。師說：「那麼，你豈不是捨馬而騎驥麼？」經再三懇求後，師說可以傳你。開示說：「大格西治巴、梁正巴·却耶、吉波楚拔、約凌、喇嘛香和康巴譯師敦絅等約六十位師資，他們都是說一勝義諦（註七）。阿生大師曾說：最初對他所

說有些不安，經我認真努力而得安。」在灌頂正行的當天晚上他對上師生起了真實是佛之想。在那裡他求得依彩土和三摩地兩種曼茶羅法；魯伊巴和俱生兩種生起次第；瑜伽六支兩種根本釋圓滿次第；加行鬘兩種根本釋；三心要兩種根本釋等。他在上師近前修一些「瓶氣法」（氣功之一種）。上師喜寂靜處，以此叫他秋季前往布貢金。他遂以紅糖作見面禮物，來到師前啓白說我是香巴的弟子。這裡上師也說了些你捨馬而騎驢的話。在這裡傳授他以熱穹傳規的灌頂和教授等，並拿來一些布貢的乳牛皮對他說：「給你此皮供，請你仁清準珠降靈吧！」有三版牆的冰雹，而只降了一版牆厚的冰雹也就死了一些人。因此他認為供皮而降的，他自己積下罪孽了。以此請在上師座前哭訴。師說：「爲了教法和上師之故而作的。以此對於地道的進程要快很多。如果無論如何你也於心不安的話，那怕作了無間罪，也有能成佛的教授。」說後給他傳了教授。師修習記持夢中親見至尊佛母面時，獲得那惹巴開示說：「成爲上根者，一年可能見」。師喜而對他說：「現在你將貢波和忿怒母二法獻給我吧」。他當即獻給上師。他在梁嘎謨巴的格西袞喀座前求得『五眼修行次第』（註八）和開光法；又在格西乍惹哇座前求得甘丹派（註九）許多教授；又在阿闍黎約波金那裡住了五年求得『波羅密多』和『攝行論』教法；又在梁貢座前求得喀惹三法。

此後他回鄉，父已亡故，他將田地賣出來作善事。繼在甲·扎索座前求得『瑜伽六支』和『金剛句體』等許多教授；又在格西須座前也求得許多教授；又在阿闍黎香師座前求得『毗荼耶具光論』等；又在伯貢洽納座前求得息結派（註一〇）許多教授。後來他想到約波金座前，先到上師座前請傳見瑜伽母面和持夢修法時，師斥責道：「你是知道波羅密多的，而強裝不知，你不必在我這裡住吧」。可是在當天晚上，上師又把他叫到座前，而將灌頂法和一切教授都傳授給他。並爲師作了侍寢服役。經過先前五年和此後一年零七個月，將所有深法都傳給他後而吩咐說：「你當住持我的傳承；並一心勤修」。說後上師也就逝世。在冬季他辦完善後諸事後，去頂瑪閉關二年精修，生起了許多證悟。但是香巴上師不在，無可問處，他想到杰·崗波哇座前去問，在前去的途中和帕謨住巴（註一一）相見，彼此互相請求傳授教授。繼來到崗波在上師仁波伽座前求得『那若六法』等教法；對於大手印的見解也獲得決定的效用。回來時上師也一道送他走了一短程。他在途中復作了許多降伏凶惡鬼神的事。此後他在謨覺安住。他依止溜譯師十二年中，一心勤修。以此普遍傳稱他的美名聲譽，各派的許多弟子油然而來集。在那裡僧衆容納不下，以此修建姑隆寺。對他略生敬信而入道中諸人也有許多生起證悟的，直接得他傳授教授的諸人那就更不待說。

了。他授記（預示）說：「我的這一傳承由溫敦·杰杠巴來住持；繼此傳承由桑杰凌敦來住持；繼此傳承由桑杰敦巴來住持。由此諸弟子來宏揚此一法傳」等語。又說：「迎請我到極樂世界的使者雖已來到，但這次我不去」。說後又住了三年，最後對弟子們說：「我前往現喜世界，（註一二）向彼方祈禱可得加持」。說後也就逝世了。

第五代傳承是由謨覺巴大師語教而出生能持師種的大成就者杰杠巴·達瑪生格（法獅子）：此師誕生在堆隆朗巴地方，泊是其族姓。年屆十二歲時念修闍曼德迦法門。十七歲時在叔父泊·湯切欽巴（一切智）座前出家而聽受許多教法。當拉薩有一次法輪會來到時，他作叔父的僕役而前往，作爲一個僧人份內的禮品，他攜帶了綾子三疋，及銅粉和酥油等物，到了乍拉魯普的業鄧山，見山上有灰白色小茅蓬。他問：「那裡有誰住在裡面？」答：「有一名叫帕巴杰貢的修大悲觀音成就者住在裡面」。他聽說後生起敬仰便將禮物等供獻了爾後問道：「上師你見過聖觀自在麼？」師說：「是否大悲觀音不一定，陰暗的這裡，只看見座上有一白亮亮的東西。」他說：「那麼，請傳我以大悲觀音法吧。」上師最初給他傳啓智灌頂，他以兩包酥油作供燈，再以兩包酥油作法筵而求得修法三遍。他又問：「上師你經多少年親見觀音面的？」師說：「秋季去化緣，繼即閉關而修，經八年親見

青 史

主侍三尊（中間主尊和左右兩侍尊）。從此以後則是時常親見」。於是溫敦（即杰杠巴）在杰杠閉關而修，經三年半而親見聖觀自在；隨後又親見過去念誦的闍曼德迦。繼後叔父叫他前去，他遵命來到叔父的座前，叔父說：「你親見觀音和馬頭金剛。不必聽我康巴（叔父是康區人）說的了。然而應以專修爲要！你拿這些東西到那堆熱穹巴的弟子咱日貢巴那裡去吧」。說後給了他黃金一錢和綾子六疋。他拿着這些東西到那堆熱穹巴的弟子咱日貢巴處，日光熱烈，突降猛烈的冰雹，依此因緣，在那裡生起了真實性的證悟。繼來到了咱日貢巴那裡時，侍者前來迎接而向他頂禮。他說：「你爲什麼對我頂禮？」侍者說：「上師說，今天有一成就者將來到。看來所說的成就者即是你除了」。遂將他引至上師座前，他頂禮後供上綾子一方（綾的寬度折爲方形稱一方）後，而請求道：「由於沒有糌粑口糧，我請求從速完畢法事。」上師說：「應當是將黃金一錢和綾六疋用盡時，求法事也才完畢」（這是師已預知其所有）。對上師他也只說過這一次假話。經二年時間，上師將熱穹巴傳規的灌頂和教授完全傳授給他。此後他在邬裕名叫喇嘛本普，擁有阿底俠尊者的全部密咒教授的座前依止了五年完全得傳所有教授。在這裡他聽得謨覺巴的美譽名聲，以此他在香區的山下睡時，夢見有一黑人穿着棉布短褲而來對他說，明天山上有朋友要來，我裝作像